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七十三回 朱仙鎮鄧九如審鬼 在公堂二禿子受刑

詩曰： 正直廉明又且聰，無慚玉面小包公。
秉心不作貪污吏，舉首常懷建白功。
斷案能教禽獸服，伸冤常與鬼神通。
虛堂何幸懸金鑿，老幼騰歡萬戶同。

且說鄧九如聽了姓楊的那兩個人的話，必然不虛。既要有鬼，準有屈情之事。所以出來私訪，為的是要見著點什麼事情才好，故此告訴他們兩下裡換房，連伙計帶那兩個人全部願意，惟有江樊不樂：「若真要有鬼，驚嚇著太爺，那還了得。」過去諫言，他也不聽，叫江樊拿了自己的東西，搬在西屋裡去。

鄧九如在前，先進了那兩間屋中，看見兩間屋子當中有個隔斷，外間有張桌子，兩張柳木椅子；裡間屋掛著個單布簾子，裡屋順前簷的炕，炕上有個飯桌，對面一張八仙桌，兩張椅子，並沒有什麼岔異的事情。連伙計帶江樊，俱都進來。伙計把他們東西拿出去，說：「相公爺，你看那裡有鬼？」九如說：「有，我也不怕。」伙計出去說：「你們二位看看，人家怎麼沒看見什麼？你們必是眼離了。」那二人說：「別忙，少刻再聽。」太爺又叫伙計烹茶，找一本書來看看。伙計說：「並沒有什麼閒書。」拿了一本《論語》來。伙計出去。

見江樊就靠著裡間屋子門站著，不住的瞧著八仙桌底下。九如說：「江大哥坐下，這出外來，這麼立規矩還行？不然，你就在那邊椅子上坐下。」江樊說：「唔喲！我可不敢，我更不敢了！我淨瞧著這桌子底下，我覺著總有點不對，我還敢在那椅子上坐著？」鄧太爺一笑，說：「江大哥，你好膽小哇！心中無鬼，自然無鬼。既然不願在那邊，你在我這對面來坐。」江樊答應了一聲，過來給鄧太爺斟上了一碗茶。九如就把那書翻開，一看正翻在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」這一節上，忽聽外面「咯吱咯吱」的直響。江樊說：「不好，來了！」往外一迎，說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就聽「哎喲嘍」，有一個人打外間屋裡摔到裡屋裡來了。江樊嚇的往鄧九如這裡一躡，把刀就亮將出來要砍，細瞧原來就是那個姓楊的。鄧九如攔住問：「你上我們屋裡作什麼來了？」

楊得祿說：「嚇著我了。」爬起來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我同我哥哥眼睜睜看著鬧鬼，似你這個人造化真不小，這麼大個歲數，總是你的福田大，就連一點動靜沒有。我過來，一者要同你老說說話，二者我倒要看看。這鬼透著有點欺負人，我在外頭瞧著，這蠟也不變顏色，不鬧故事。我將往裡一走，教他老這麼一嚇，就嚇了我一個跟斗，可真把我嚇著了。」江樊說：「你是把我嚇著了哇，我是把你嚇著了？」鄧九如說：「不用分爭那個。你先坐下，你看見就是這個八仙桌底下出來了麼？」那人說：「可不是麼。來了，來了，你看這就來了！」就見他用手一指這個燈，大呼小叫說：「你看看，看看這個燈！」連江樊帶鄧大爺一瞧，這蠟苗烘烘烘烘的高下，足有一尺開外；慢慢往回縮小，小來小去，真彷彿個棗核一般，藍挖挖的顏色，這屋中就發了暗了。江樊目不轉睛的瞧著桌子底下，忽然間，就聽見桌子「爬噠」一聲響亮，如同是桌底下牆裡出來黑忽忽的一宗物件。江樊一瞧，「哎喲嘍」，摔倒在地。那個姓楊的也是照樣「哎喲嘍」，摔倒在地。

鄧九如雖然不怕，也是瞧著有些詫異，見燈光一起，忽然一暗，只見打八仙桌底下，滴溜溜的起了一個旋風，就把兩個人嚇倒，那旋風往姓楊的身上一撲。鄧九如就下去把兩個人攙架起來。就見那個姓楊的慢慢的甦醒，一歪身就跪在了平地了，說道：「太爺在上，屈死冤魂與太爺叩頭。」鄧九如一怔：「怎麼展眼之間，他就說是屈死的冤魂哪？」

這必有情由。」隨即問道：「有什麼冤屈之事，只管說來。」那人跪在那裡，哭哭涕涕的說：「冤魂姓朱，我叫朱起龍，死的不明，淨等太爺到此，我好伸冤告狀。」鄧九如問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，死的怎麼不明，只管說來，全有太爺與你作主。」回答道：「我是這小朱仙鎮的人，此店就是我的。死後我的陰靈兒無處投奔，也沒人替我鳴冤，今恰逢巧太爺的貴駕光臨，到了冤魂出頭之日了。」說畢，又哭哭涕涕。鄧九如又問：「難道你就沒親族人等麼？」冤魂說：「回稟太爺得知，我有個兄弟，名叫朱起鳳。不提他還在罷了，提起他來令人可恨。本待細說，天已不早，我有幾句話，太爺牢牢緊記：『自是兄弟，然非同氣。害人謀妻，死無居地。』只求太爺與死去的冤魂作主就是了。」

說畢，往前一爬，又是紋絲兒不動。

鄧九如自己思想了半天，不甚明白。就見江樊慢慢起來，翻眼一瞧，桌子底下什麼也看不見了；再看太爺，端端正坐。問了問鄧九如，可曾見鬼。鄧太爺說：「鬼我倒不曾見。」就把姓楊的說的什麼言語連詩句？告訴了他一番。江樊當時也解將不開。就見那個姓楊的復又起來，口音也就改變了，說：「相公，你橫豎看見咧。」問他方才事，他一概不知，抹頭他就跑了。鄧九如與江樊商量了個主意，明日問他們伙計，他必知曉，就渾衣而臥。

到了次日，店中的伙計過來，打了臉水，烹了茶。江樊說：「我們在這打早錢。」

伙計答應。少時過來，問要什麼酒飯。知縣說：「天氣還早些，你要沒有事，咱們談談。」回答：「早起我們倒沒有事。」又問：「你貴姓？」回答：「姓李，行三。」又問：「你們掌櫃的姓朱，尊字怎麼稱呼？」回答：「叫朱起鳳。」又問：「朱起龍是誰？」回答：「是我們大掌櫃的，死了。」又問：「得何病症而死？」回答：「是急心疼。」又問：「可曾請醫調治？」回答：「頭天晚好好的人，半夜裡就坡大夫剛到，人就死了。」又問：「可曾有妻有子？」答道：「沒兒子，淨有我們內掌櫃的。」太爺問：「妻室多大歲數了？」伙計說：「你這個人怎麼問的這麼細微，直是審事哪。」九如說：「咱們是閒淡。」伙計說：「二〇二歲。」又問：「必是繼娶罷？」答道：「我們掌櫃的五〇六沒成過家，初婚娶的可是再醮。」又問：「死鬼屍身埋在什麼地方？」伙計說：「虧了你是問我，別者之人也不知道這細微。我們這有這麼個規矩，每遇人要死在五六月內，總說這人生前沒幹好事，死後屍骸一臭，眾人抱怨，故此火化其屍，把骨殖裝在口袋裡，辦事不至有氣味。我們掌櫃的就是這麼辦的，就埋在村後。」又問：「你們二掌櫃的多大歲數？」回說：「今年三〇歲。」又問：「與你們大掌櫃的不是親的罷？」回說：「你這個人問事實在了不得。是一父兩母。」又問：「他也在店中？」

回答：「我索性告訴你細細微罷。你多一半許沒安著好心眼。我們二掌櫃的在隔壁開著一個楠木作，作著那邊的買賣。我們大掌櫃的一死，他得照料這邊的事情。這邊又有我們內掌櫃的。他們雖是叔嫂，究屬俱都是年輕，不怕五更天算完了帳，他也是過那邊睡覺。他是個外面的人，總怕外頭有人談論我們內掌櫃的，就住在這後頭。這裡頭隔上了一段牆，後頭開了一個門出入，不許打前邊走。還想著不好，我們內掌櫃的又不往前走。我們二掌櫃的給了他一千兩銀子，讓他跟娘家守節去了。這也都說完了，你也沒有什麼可問的了罷？」把話說完，鄧太爺已明白了八九。又問：「你們二掌櫃的是楠木作，我家裡有些個楠木傢伙俱都損壞了，讓他親身去看看怎麼拾奪。」伙計答應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我就給你找。」隨即就要飯。

將把飯吃完，朱二禿子就來，伙計帶著見了見，說：「這是我們二掌櫃的。就是這位相公爺教瞧活。」九如一見禿子臉生橫肉，就知道不是良善之輩。禿子與太爺行了個禮，問：「相公爺貴姓？」回答：「姓鄧。」又問：「在那裡瞧活？」回說：「在縣衙旁。」禿子說：「你們二位有馬，我有匹驢，已然備好，聽你們信那時起身。」鄧太爺說：「這就走。」遂給了店飯錢，備上馬，一齊起身，離了朱仙鎮，直奔縣口下馬，讓起鳳在此少等。江樊使了個眼色。太爺入內換衣服，審禿子，下回分解。